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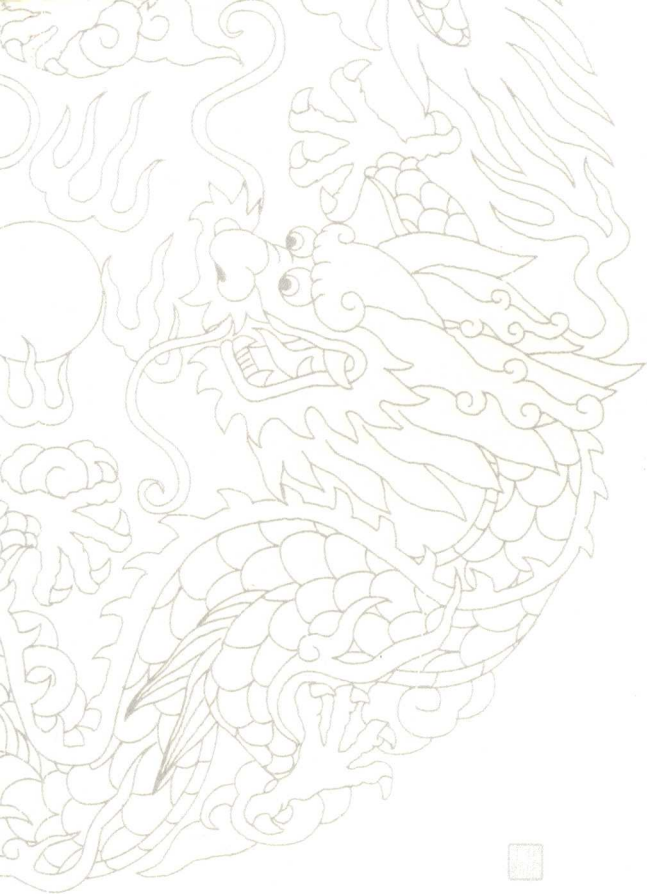
趙宋  
王朝

【第四部】

# 宋神宗

李之亮 著

一部以宋代帝王、后官和重臣为主角  
的大气磅礴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

王趙  
朝宋

【第四部】

# 宋神宗

上

李之亮  
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
江蘇文藝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  
JINXIANG ROAD, NANJING 210014, CHINA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宋王朝. 第4部, 宋神宗. 上册 / 李之亮著.  
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 7  
ISBN 978-7-5399-2848-7

I. 赵... II. 李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2477 号

书 名 赵宋王朝·宋神宗

著 者 李之亮

责任编辑 王宏波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
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mm 1/16

印 张 54.75

字 数 91 万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48-7

定 价 60.00 元(全二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前言

《赵宋王朝》是一部真实详尽地展现有宋一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,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(公元954年),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(公元1279年)。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,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和锤炼,将这一王朝十八代皇帝、数百位臣僚的风云叱咤、悲欢离合再现给读者,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巨的历史长卷(共八百多万字)。《宋神宗》是全书的第四部。

本书虽名为《宋神宗》,实则紧接上部《仁宗皇帝》,展现的是英宗赵曙和神宗赵顼两代帝王及其臣僚的故事,不过英宗在位只有三年多一点,且因疾病缠身,基本上无所作为,故而附在本部之前,不再单独成书。第四部依旧运用大量的史实,再现了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前后一幕幕纷繁复杂、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。力主变革的王安石早在仁宗末年就写出了《上皇帝万言书》,全面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,但因当时宰相韩琦等人力求稳定大局,加之仁宗无子,晚年忙于选择宗室继承皇位,无力顾及变法之事。英宗一朝,依旧是韩琦、欧阳修等人执政,王安石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不得不退居江宁府。年轻气盛的神宗赵顼即位之后,意欲继往开来,大有作为,与王安石的变革思路不谋而合,于是果断地将王安石召回朝廷,任为参知政事,命其主持一场轰轰烈烈的、全方位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变革。为了确保变法成功,赵顼将拥立他当上皇帝的老臣韩琦等人先后清出了朝廷,即便如此,当时的保守势力依旧十分强大,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变法。王安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采取了以政治态度划线的极端政策,凡反对新法的官员,大都遭到贬黜,离开了朝廷;与此同时,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后进之辈如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、邓绾、张璪、曾布、舒亶等人,极力迎合王安石新政,并趁机窃取了朝廷中的许多要职,具体的新法条目,大都出自吕惠卿、曾布等人之手。这些投机者表面上积极推行新法,实则利用手中的权力,行排斥异己、锥剥百姓之实,使新法从

一开始实施就存在着诸多缺憾。王安石本人也有严重的性格缺陷，任人惟亲，刚愎自用，听不进不同的声音，过分信赖甚至袒护吕惠卿、蔡确等人，所以熙宁变法的利弊得失，始终是后人争论的焦点话题。就是在当时，也有许多大臣提出，所谓新法，不过是将天下财富聚敛到朝廷而已，所以熙宁变法的根本矛盾，无非是“藏富于民”还是“藏富于国”。反对变法最激烈的司马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土地还是这些土地，人民还是这些人民，天下财富决不可能一夜之间骤然增多，所谓富国，不过是将百姓的血汗聚集到官府而已。而王安石则认为，只要大胆改变现行的政策，采用一套全新的管理分配模式，抑制豪强巨商过多占有社会财富，就会使国力大大增强，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受契丹和西夏挟制的被动局面。从这一点上看，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，但在宋朝积弊百年的基础上，企图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，未免操之过急，而操之过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激化社会矛盾，尤其是朝廷官府和广大贫苦百姓之间的利益矛盾，最终使变法走上国富民穷的道路。从熙宁二年到熙宁六年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等人接连推出了青苗、农田水利、免役、免行、保甲、保马等数部新法，遗憾的是，新法并没有达到抑制豪强巨商的目的，反而使本已贫困不堪的老百姓雪上加霜，根本无力应付官府沉重的赋税和徭役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此时的宋神宗赵顼，一心只想留下万世英名，迫不及待想要征服西夏，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却忽略了以民为本的祖训，加之王安石、吕惠卿等人在神宗面前隐瞒民不聊生的事实真相，造成这一时期成为宋朝历史上农民起义最频繁的时期，也是奸邪小人最猖狂的时期。由于王安石的奖拔、培植和袒护，致使在他离开朝廷之后直到靖康之前几十年的时间里，蔡确、章惇、曾布、蔡卞、蔡京等人先后执政，而仁宗以来涵养造就的忠臣良将及其后代，则长期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和株连式的迫害，国家很快走向极度的腐败，文恬武嬉，民心涣散，官吏寡廉鲜耻，百姓痛恨官府，最终导致了靖康之祸。纵观王安石变法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：王安石的确使国家的财富大量聚集，他提出的一些治国理念，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，比如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、保甲法的贯彻等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曾收到过积极的效果，也长期为最高统治者所沿用。但王安石的急功近利，任人惟亲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客观上极大地摧残了士大夫的道德情操和本应具有的士子气节，使许多官员越过了道德底线，变成了惟利是图、不知羞耻、境界低下的势利小人，这是从宋代直到近代，很多人都感到扼腕痛惜的历史悲哀。

本书的英宗部分,着力刻画了具有大政治家风范的宰相韩琦、参知政事欧阳修、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为保持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努力;神宗部分,则用大量笔墨,勾勒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集团群像,以及变法过程中相同政见者、不同政见者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。神宗时期对西夏发动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进攻:熙河战役和灵夏战役,也给予了一定篇幅的描写。总之,本书基本上概括了英宗、神宗两朝主要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的重要事件。对于读者耳熟能详的欧阳修、苏轼、司马光等名臣,本书采用点面相间的叙述方法加以展现,既不占用过多的篇幅,又使读者时时感觉到他们在熙宁变法政治巨浪中的浮浮沉沉。神宗崩逝之后,王安石和司马光也相继辞世,政局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?出现什么样的走向?像苏轼、刘挚等正直有守的士子将面临怎样的命运?像蔡确、章惇等邪佞之徒,又将怎样走完他们的人生之路?高太后垂帘期间,启用了哪些大臣?奉行了什么样的国策?宋哲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皇帝?敬请关注《赵宋王朝》第五部《少年天子宋哲宗》。

本书的校改,承责任编辑王宏波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,特致谢忱。宏波同志是我接触过的编辑中最严谨的一位。他的一丝不苟,不仅纠正了原稿数处笔误,对我今后的写作,也是一种无言的警策。此稿校毕,追此数语。

李之亮

2006年10月8日

2008年6月6日校毕

# 目 录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新天子病里说痴<br>老相国殿中获命 | ( 一 )   |
| 第 二 回   | 获香囊太后知局<br>逢侍婢皇儿忘返 | ( 一六 )  |
| 第 三 回   | 议配享宰相陈词<br>说诵佛侍女泄密 | ( 三二 )  |
| 第 四 回   | 痴皇帝两访淑妃<br>直大臣屡劝太后 | ( 四七 )  |
| 第 五 回   | 老太后黯然撤帘<br>娇侍儿意外承爱 | ( 六二 )  |
| 第 六 回   | 韩丞相果断锄奸<br>赵官家怅然怀旧 | ( 七五 )  |
| 第 七 回   | 求稳定提出濮议<br>待时机暂卧江宁 | ( 八九 )  |
| 第 八 回   | 言官遭贬出京城<br>皇子痴情冷新妇 | ( 一〇四 ) |
| 第 九 回   | 病天子奄弃天下<br>新帝王骤临纷繁 | ( 一一八 ) |
| 第 十 回   | 福宁殿桃夭得幸<br>御史台杜常被谪 | ( 一三三 ) |
| 第 十 一 回 | 王御史破釜沉舟<br>赵官家举棋不定 | ( 一四九 ) |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二回  | 老丞相无奈西行<br>小翹楚无端受祸 | ( 一六三 ) |
| 第十三回  | 王翰林纵谈国是<br>蔡参军求脱牢笼 | ( 一七八 ) |
| 第十四回  | 鸿渐楼文士斗茶<br>参政厅新贵议法 | ( 一九三 ) |
| 第十五回  | 吕中丞愤然上奏<br>王参政惬意说媒 | ( 二〇八 ) |
| 第十六回  | 柳絮落局赴岭外<br>杜常审案到沧州 | ( 二二三 ) |
| 第十七回  | 条例司苏辙斥奸<br>内东门参政固宠 | ( 二四〇 ) |
| 第十八回  | 曾公亮虎口脱险<br>萧碧玉死里得生 | ( 二五五 ) |
| 第十九回  | 贪饮酒大黑入套<br>行侠义于均成贼 | ( 二六九 ) |
| 第二十回  | 推新法如火如荼<br>争是非愈演愈烈 | ( 二八五 ) |
| 第二十一回 | 王安石以退为进<br>司马光黯然辞官 | ( 三〇〇 ) |
| 第二十二回 | 柳姑娘被骗来南<br>苏学士受赏得偶 | ( 三一三 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文彦博辞枢密使<br>司马光到洛阳城 | ( 三三八 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吕翰林初遭大辱<br>赵官家誓师西征 | ( 三四九 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剿梅山章惇立功<br>遇碧玉杜常顿悟 | ( 三六二 ) |

- 第二十六回 王韶大军入古渭  
曾布小计失前蹄 ( 三七六 )
- 第二十七回 密州城苏轼断案  
御楼上赵顼受惊 ( 三八九 )
- 第二十八回 王安国大闹中书  
吕惠卿蓄势待起 ( 四〇六 )
- 第二十九回 桃夭献策福宁殿  
蔡确获命宰相厅 ( 四二一 )
- 第三十回 蔡御史公然作假  
王丞相权且当真 ( 四三三 )
- 第三十一回 蔡确新婚探谜底  
郑侠献图埋祸胎 ( 四四七 )
- 第三十二回 王安石偶失前蹄  
吕惠卿乘机渔利 ( 四六三 )
- 第三十三回 王丞相黯然辞京  
吕参政旋即问案 ( 四八三 )
- 第三十四回 瞎昊叱咤献策反叛  
景思立为国捐躯 ( 四九五 )
- 第三十五回 用酷刑张璪逼供  
施小计舒亶查情 ( 五〇七 )
- 第三十六回 吕惠卿原形毕露  
王安石愧悔当初 ( 五一九 )
- 第三十七回 老韩琦病逝安阳  
小桑湜取胜河州 ( 五三三 )
- 第三十八回 邓中丞见风使舵  
吕参政东窗事发 ( 五四七 )
- 第三十九回 起内讧章惇遭贬  
图升迁邓绾逼人 ( 五六一 )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四 十 回 | 王韶逞强落圈套<br>蔡确隐忍露锋芒 | ( 五七七 ) |
| 第四十一回   | 王安石黯然离朝<br>朱桃夭喜添皇子 | ( 五八九 ) |
| 第四十二回   | 王韶临终出怨语<br>张璪怀忌进谗言 | ( 六〇二 ) |
| 第四十三回   | 苏轼得罪入乌台<br>小民求告来汴京 | ( 六一五 ) |
| 第四十四回   | 张司农夜审苏轼<br>吴老吏计取潘开 | ( 六三〇 ) |
| 第四十五回   | 蔡中丞偶获良机<br>苏知州牢中待毙 | ( 六四四 ) |
| 第四十六回   | 吴充妙譬救苏轼<br>章惇恶语斥王珪 | ( 六五八 ) |
| 第四十七回   | 老太后嘱托后事<br>莽翰林意外升官 | ( 六七二 ) |
| 第四十八回   | 蔡确穷迫相州案<br>苏轼贬赴黄冈城 | ( 六八六 ) |
| 第四十九回   | 莫须有吴充罢相<br>葫芦提众臣遭殃 | ( 六九九 ) |
| 第 五 十 回 | 蔡参政摆尾脱身<br>倔司马再失大用 | ( 七一四 ) |
| 第五十一回   | 章惇失计黜蔡州<br>蔡确生事谋两策 | ( 七二八 ) |
| 第五十二回   | 王珪暗堕离间计<br>苏轼借题释悲怀 | ( 七四〇 ) |
| 第五十三回   | 苏东坡黄州忧国<br>种总管京城受命 | ( 七五四 ) |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五十四回   | 谏征讨二王被斥<br>坐熙州李宪悠哉 | ( 七六六 ) |
| 第五十五回   | 讨夏国五路俱进<br>恋娇女童贯变身 | ( 七七九 ) |
| 第五十六回   | 征西大军齐受挫<br>兴业皇帝志不回 | ( 七九四 ) |
| 第五十七回   | 定官制章惇复官<br>遭围城永乐失陷 | ( 八一〇 ) |
| 第五十八回   | 失永乐赵顼伤神<br>因小词苏轼遇赦 | ( 八二四 ) |
| 第五十九回   | 桃夭翹楚私论命<br>蔡确章惇同设谋 | ( 八三八 ) |
| 第 六 十 回 | 吕公著意外受宣<br>高太后稳操大局 | ( 八五〇 ) |

## 第一回

新天子病里说痴  
老相国殿中获命

赵曙突然发病，曹若潇毫不迟疑地决定垂帘听政，让韩琦的心重重地忽悠了一下，但他很快便镇定下来。他着意地看了曹若潇一眼，似乎想弄清她这个打算是否由来已久？是否想像当年的刘采苹一样，借垂帘的机会，把朝廷大权尽收怀中？女主专权，古来大忌啊！这位陪伴了赵祯三十多年的女人，虽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果决：庆历末年孩儿军指挥使颜秀作乱，深夜入宫刺杀赵祯，若不是她临危不乱，奋起还击，赵祯的性命十有八九保不住了！还有那个倒霉的侍婢齐福儿，颜秀事发之后，尽管赵祯苦苦哀求留她一命，怎奈曹氏坚决不容，一定要把她处死。她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，论魄力，论智数，一点儿也不比刘采苹差！想到这里，韩琦不由得感到一阵紧张，在曾公亮等人脸上扫了一过，说道：

“曾大人，烦劳你们几位与皇后商量先皇帝权殡之事，韩某去看看太子病情究竟如何，其他事宜，等韩某回来再做商议！”

不等众人回话，韩琦匆匆出了福宁殿，快步奔到宫门，骑马来到赵曙府上。跨进院门时，恰好见到赵曙的长子仲鍼正在和太医正朱安道说话。

“韩丞相！”仲鍼叫了一声，朝韩琦施礼，朱安道随之深揖。

“你父王现在怎么样了？”韩琦大步来到仲鍼面前，迫不及待地地问了一句。见仲鍼无话，盯着朱安道又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朱安道不敢抬头，低声答道：“回丞相大人，大王患的是惊悸之症，眼下痰火正盛。下官已经下了祛痰镇惊之剂，不过，不过要想让大王镇静下来，下官以为尚需数日。”

“数日？数日到底是多少天？你们这些行医的，从来就不会说

句痛快话儿!”韩琦对朱安道的回答十分不满。

朱安道的头垂得更低，声音也更低：“回，回丞相大人，大王的病非止一日，欲其痊愈，确实需要慢慢调理才行啊。”

韩琦不再理他，命仲鍼道：“快带本相去看看!”

来到赵曙卧内，韩琦见赵曙紧闭着双眼，直挺挺地躺在榻上。榻前站着的，除了赵曙的夫人高氏和次子仲纠、三子仲恪之外，还有知谏院王陶。早晨赵曙发病时，韩琦急切间见到王陶，便命他护送赵曙回府。这个人办事谨慎，靠得住，韩琦一直很欣赏他，去年他从蔡州知州任上被召回朝，就是韩琦极力保举的。

“丞相大人!”王陶轻声致意。

韩琦先朝高氏点头见礼，然后朝旁侧一指，示意王陶退几步说话，问道：“濮王睡下多久了?”因为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，故而韩琦仍称赵曙为濮王。

“刚刚片刻。”王陶据实答道，“大概是药物起了效，或许是濮王折腾得太累了。丞相有所不知，就在方才，濮王还大哭大闹，神智昏乱呢!”

尽管王陶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，赵曙还是听见了，他茫然睁开双眼，声音嘶哑地问道：“谁在说本王的坏话? 嗯? 谁又在编派本王? 是谁? 是谁?”话音儿一声比一声高，说到最后，竟翻身坐了起来。韩琦连忙奔到榻前，一边安抚赵曙一边答道：“濮王，是韩某前来伺候! 濮王快躺下，快躺下!”

赵曙直愣愣地瞅着韩琦，半晌，才想起来：“你是韩琦? 韩丞相?”

“正是韩某。”韩琦扳着赵曙的肩，想让他重新躺好。赵曙却怎么也不动，冷不丁又叫道：“谁让你来的? 你来干什么?”

见赵曙如此执拗，韩琦放开手，顺势坐在仲纠给他搬过来的鼓凳上，缓声说道：“濮王如今已经受命为大宋朝的天子了，老臣此来，可是担负着百官万民的期盼啊。如果濮王贵体康宁，老臣这就扶濮王到正殿接受百官的朝贺!”

赵曙眉头皱成个疙瘩，毫不领情地训斥韩琦：“本王早就说过不做皇帝，你凭什么又来烦扰本王? 你出去! 出去!”

“濮王受天明命，受先皇帝明命，为什么不做皇帝?”

“本王有病，你没看见吗?”赵曙声调嘶哑地嚷道，“我再说一遍：本王有病，无法当皇帝，也不想当这个皇帝!”

韩琦耐着性子，依旧款言劝慰：“濮王不过是偶染小疾，哪里就值得如此悲观? 就算近几天不想临朝也不打紧，自有皇后娘娘暂

时垂帘。一旦濮王病愈，老臣便召集文武百官，为濮王举行告天大典！”

赵曙的眉头皱得更紧，一副又惊又怒的神色：“你说什么？皇后垂帘？”

“濮王尚在病中，皇后娘娘自然要依照礼制暂时垂帘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呀……”

没等韩琦说完，赵曙突然狂躁地拍打起被子，瞪着眼大叫道：“我是皇帝，为什么要让皇后垂帘？你们听见没有？我是皇帝！我是皇帝！我怕什么？皇帝怕什么？”

“濮王息怒！濮王息怒！”韩琦急忙扶住赵曙。高氏和仲鍼、仲纠等人也凑到榻前，一迭声地叫着：

“王爷安静些！”

“父王！父王！”

赵曙渐渐舒开眉头，目光呆涩地仰头望着屋顶，口里不住地念叨：“我不怕！我不怕！我是上天命定的皇帝，怕什么？本王怕什么……”

“有先皇帝的威灵在，有老臣在，濮王用不着怕！”韩琦接口劝说。不过他心里明白：赵曙如今这副模样，确实无法立即登基。“濮王先躺好，安心歇息，一切有老臣顶着！”

赵曙喘了几口粗气，不再说话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韩琦替他抻了抻被子，缓步走出屋门，一眼看见太监任守忠正在门前来回踱步。

“任公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任守忠咧着嘴干笑一声，答道：“是皇后娘娘命微臣来伺候濮王。”

“哦。既是如此，公公为何不进去？”

“我这不是刚来嘛！”任守忠解释道，“下官刚到门口，就听见濮王雷霆大怒，没敢冒失。不知濮王现在如何了？”

韩琦对任守忠一向没有好感，不冷不热地说道：

“公公既是奉皇后娘娘之命来伺候濮王，何不亲自上前问候？”

“韩丞相说得有理，说得有理！”任守忠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，“丞相先请！”

赵曙并没有睡着，听见任守忠的声音，又微微睁开眼睛。

“王爷！”任守忠凑到赵曙跟前，“皇后娘娘派微臣给王爷问安来了！”

赵曙盯了任守忠好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“你刚才怎么称呼我？”

叫我王爷？”

“嗨，看微臣这张嘴，真该狠狠抽几巴掌了！”任守忠连忙认错，“是皇后娘娘派微臣给太子爷问安来了！”

“狗奴才，好大的胆子！”赵曙圆睁双眼，声色俱厉地训斥道，“我已经是当朝皇帝了，你竟敢如此不敬！你说对了，你这张嘴，是该狠狠抽几巴掌！抽，你自己抽！”

任守忠被骂得不知所措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这？抽啊！”

高氏走上前，对任守忠道：“公公切勿见怪，濮王这阵子身体不适，故而性情焦躁，冲撞之处，还请公公海涵！”

这句话给满脸涨红的任守忠一个体面的台阶，他赶忙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是微臣冲撞了王爷，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那微臣就不掌嘴了？”

赵曙也没坚持，像是把刚才的话给忘了，有气无力地叨念着：“我是皇帝，我已经是皇帝了，还怕谁？”说着说着，又闭上了眼。

韩琦趁机把任守忠叫到门外，说道：“皇后娘娘的心意已经带到了，公公就请回宫去吧。不过公公千万不要把濮王的病情夸大，免得皇后娘娘挂记！”

任守忠巴不得这句话，朝韩琦一揖道：“丞相放心！丞相放心！”说罢头也不回，拔腿便朝大门口走去。

跟在韩琦身后的王陶悄声问道：“韩大人，下官……”

“你不能离开这里！”韩琦不等王陶说完便堵住了他的嘴，“濮王病成这样，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守护，本相实在放心不下！还有朱太医，都留在这里昼夜守护，万一濮王病情有变，也好及时通报！”

“事关重大，下官是怕担待不起。”王陶说出了想离开的理由。

“为臣以忠，越是这种时候，我等越不能退缩！本相觉得濮王还没有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只是有些我等还不了解的心结没有解开罢了。王司谏，你要明白本相的心思，本相如此安排，决不是在为难你！”

王陶听得明明白白：韩琦在暗示他，日后赵曙的病好了，他王陶就可以记上一大功，皇上也会对他另眼相看。不过他也同时觉出：韩琦大忠的背后，隐藏着专断和跋扈，他把曹皇后派来的人撵走，而把自己留在这里，万一日后赵曙不好，曹皇后代行天命，岂不把她得罪了？嗨，自古以来，走进仕途，就如同走进了赌场，没有是非，只有成败。既然韩琦发了话，想走也走不了，索性安心守在这

里吧！

“丞相如此信任，下官一定悉心伺候濮王！”

韩琦信赖地点了点头，又低声道：“本相总觉得濮王患此狂疾事出有因，以后濮王说什么话，你都要细细推究，只要找到病根，他的病就会好起来。”

“下官记下了。”

出了濮王府，韩琦直奔中书省，因为他估计此时曾公亮等人应该离开福宁殿，在政事堂里等他了。果不其然，还没等跨进政事堂的门，曾公亮、欧阳修、王珪等人都已迎了出来，齐声问道：“新皇帝病情如何？”

“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是惊悸之症罢了。”韩琦说得轻描淡写，招呼几个人坐定，“先皇帝权殡之事议定了吗？”

曾公亮答道：“按照曹皇后之意，先皇帝权厝在后园亲稼殿，山陵使依礼由韩丞相担任。”

“措置山陵，本相责无旁贷。”韩琦心思不在这上头，接着问道，“皇后又对诸位提到垂帘的事了吗？”

谁都明白这件事是眼下最敏感的大事。曹皇后一旦在垂拱大殿的帘后坐稳，再想把那张椅子挪开，可就难了！当年刘采苹不就一直坐到死吗？天下不是险些改了姓氏吗？赵曙是先皇帝亲自选定的继承人，也是在座众臣一致拥立的皇太子，然而等到曹氏把那张椅子坐稳，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，谁能说得清？曹家是个大族，至今曹彬的子孙大多还在掌着兵权哪！

见几人都不说话，韩琦又问：“皇后打算何时垂帘？”

“皇后的意思，当然是越早越好。”曾公亮看了韩琦一眼，又补充道，“不过皇后没有明言，只是说等韩丞相和任守忠回来，再做定夺。”

“明白了！”韩琦镇定自若地说了一句，略略思忖，接着道，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本相也打算尽快安定朝廷。只是本相不欲在大殿里举行典礼，只将新皇帝登基的圣命诏告天下，使四海之内皆知新帝即位足矣！”

此话实出众人意料，王珪不由问道：“那皇后垂帘如何诏告？”

“不诏告！”韩琦回答得干脆脆，“自古太后垂帘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算不得什么光彩喜庆之事，何必惊扰天下？”

“依韩丞相之意，曹皇后无须垂帘？新皇帝近期能登基吗？新皇帝不登基，百官如何上朝禀命？朝廷诸事由谁定夺？”还是王珪

在问。

见几个人都投过不解的目光，韩琦不慌不忙地说道：

“本相只说女主垂帘不值得大张旗鼓地庆贺，没有说皇后不能垂帘。不过新皇帝与当年先皇帝情况大不相同，他不是个孩子，只是偶染小疾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好起来，故而本相以为皇后垂帘不必援引前朝故事。既然是权宜垂帘，只在内东门小殿设帷，我等每日前去奏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百官例行的常朝如何进行？”曾公亮觉得不妥。

韩琦显得胸有成竹：“百官常朝晚些时候也无不可，无非我等多辛苦些，凡国家政事都汇集到丞相府，军机大事都汇集到枢密院，监察大事由御史中丞汇总奏报，得曹皇后首肯，报新皇帝画可，完全可以应付。只要我等宰辅能尽心竭力，天下就不会有丝毫的动摇！”

“下官以为韩丞相说得在理！”欧阳修参透了韩琦的用意，首先表示赞同。

曾公亮迟迟疑疑好一阵，才说道：“只不知曹皇后是否愿意？前朝和本朝，可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呀。”

“曾大人何必要拘先例？若是一定要援引先例，像今皇帝这样偶患小疾便由女主临朝问政，岂有先例？”

“曹皇后会不会生出大臣专权的想法？”曾公亮继续质疑。

韩琦笑道：“我等不过是皇帝之走卒，上有新皇帝，旁有睿智过人的曹皇后，大臣何权之有？何专之有？此事本相自会与皇后说知。皇后数十年谦逊拱默，最识大体，怎么会因为形式稍异，便生疑忌？”

曾公亮接口说道：“既然有韩丞相支撑，我等定会鼎立维持！”

曾公亮这句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把由此引发的后果全都推到韩琦一人身上，二是暗示给韩琦：你韩丞相分明是要借机揽权，甚至要把曹皇后架空，就不怕犯了众怒？

韩琦虽然隐隐约约听出些味道，也没多想，接着说道：

“韩某先谢过几位大人。接下来的事，我等一并议一议。本相的意思，近几天便将新帝即位的大诏颁布天下，还有立曹皇后为皇太后的圣命，也绝不可耽搁。这两道圣命，有劳王珪大人亲自秉笔吧。至于大赦天下、减死减徒之类，都是常程之文，由王学士安排他人起草，务要从速，不可拖延！”

王珪拱手听命：“下官决不会耽误大事！”

“好！诸位既然没有异议，咱们说干就干！”韩琦说罢，起身小